

花开时节，石头也是暖的

——张瑞云诗集《月色里行走》读后

□张中海

行走，不至于时空。有闲暇了，总得出去走走，即便闲暇不多时，人也难免不出去走走。就像流水不腐，置身蓝天白云下山水草木中，那是跟大自然交流；与亲人、故交新友相会，那是人与人之间交流。即便哪里也不去，夜深人静时神游八极或躬身自省，是自己与自己交流。凡有出行，必有收获，瑞云先生《月色里行走》，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游走吟的结集，《西域的秋天》《东川红土地》《高原格桑花》或《福州阵雨》不期而摄入瑞云的镜头里，或《望银河》《夜读》，浮想联翩，进入瑞云脑海里，一本诗集就诞生了。

雪山起伏
暖成串串湖泊
沉船处群鱼游弋

礁石列成矩阵（《阴阳圆缺》）

像瑞云一样，我也在大河源头朝圣时仰望远处雪山，想这一座神山的前世今生。绵延万里的群山，曾是无垠的海洋，多少亿年后的今天，作者仍然看到游鱼所绕的沉船，看到排成矩阵的礁石，穿越时光与历史的隧道，此时此刻，作为人，面对“枯萎在春季的”一棵树，“坍塌在冬日里”的一座山，“消失在沙漠”里的一条河（《读史有感·万里晴空》），作为历史中具体的一个人，作为“偶然”的自己，是伟大还是渺小、是早阅尽人间春色还是如刚落地的婴儿懵懂无知？想不同年纪、不同阅历的读者，会有不同的感受。

作为过来人，我更喜欢诗集中如以上例举和写给族群中智者《智勇者向前》一类直白的诗句：“用自己的躯体/点燃火把……从虚无的神话里走出/已

是满身伤痕/奄奄一息/却面带微笑”。

笑是只有人类才独有的表情。高兴时笑，赞许时笑，愤怒、悲伤时也会笑，委屈无奈时也会笑。一个一辈子不会骂人、也不会骂社会、不会如我等浅薄之辈动不动就咆哮发飙，而一辈子只会夹着尾巴做人，以扼杀自己个性而适应他人、适应社会，好赢得空间给更多人放手一搏机会的人，此时无可奈何的苦笑——准确地说，应是智者的微笑——可是给自己造像的“自我表现”？

准确地说，是给他同僚、同一代人所塑的雕像。

诗如其人。在诸如小说、诗歌、散文等形式中，我以为诗最难写，因别的形式都可以凭技巧写，都可以掺假兑水，唯有诗不能。顾城有“忽然你顽皮地一笑，暴露了真实的年纪”诗句，我用在这里，是说无论你怎样表白或掩饰自己，无论你高尚还是卑劣，不写诗还好，一写，一笑，就把真实的自我赤裸裸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了。

所谓裸露出灵魂，如百姓说“掏出心来让你看看”是这样，如鲁迅说“榨出皮袍下面的小”也是这样。

如果说《万里晴空》还有些直白，浅显，以“记一个清晰的梦”所写《爱在深处》，就更多了我们同为过来人的人生况味。故事说的是历经枪林弹雨的男女，老了，终于归隐山林，相濡以沫。男，曾为女抵挡迎面飞来的弹片，现在弹片还留在男身上。女，用双手剪出来一个童话世界。他们深爱并侍候的这山林，“大地也为之蓬勃，

小溪为之清澈”。这是梦，又如此清澈，是虚幻，又真实：

花多了香气
果增了分量

读诗，从来都是沙里淘金，如果眼下的一堆全是宝贵的金块而没有沙，想你也肯定没了淘的乐趣了。读瑞云的诗也是，审美疲倦时，眼睛就倏然又亮了。比如他写友情，“成了石/浩瀚里游走”；写《重逢》，“花开的季节/石头都是暖的”；写《胡杨》，“倒下/听缓流的暗河/星辰私语”；写《明湖荷韵》，“茎轻摇/晕了/岸”。

风雨不动安如山的岸，被摇曳的荷茎摇的，晕了，也把早就没了感觉的我整晕了。

上等的语言首先来自发现，发现又来自感觉。天气骤变前，四肢发达的人没感觉，有病的人却早过天气预报而先已腰酸背痛了。“我和妹妹都有病”，贾宝玉同身受是他“有病”，没有病他就不是贾宝玉了，同样，没有病，那也肯定是伪诗人（所以，我反对身边人跟我学写诗）。这里我说的病，准确的表达是思想。树受伤的地方结个疤，人受伤的地方就产生个思想，想人一辈子，经历过多少次伤才能完成人之所以为人的修行？并且，这伤，大多都不能为外人所道也，还多是暗伤。由此，思想的花朵得以产生，再看树干那伤处的疤痕，像不像一只眼睛？这眼睛，就是诗人所谓“第三只眼”了？瑞云所尊崇的山水诗人孔孚理论中的“灵视”，也是这个意思了？同样写诗，不是每一人都具灵视，同样一个诗人，也并非在每一景物前都有“第三只眼”，但不知不觉间，诗人就突

然有了类似殷商时巫者与天地万物对话的权利。

这样的句子，在《月色里行走》中不多，但有。如写《往事如树》：

年轮捻成线
系在雨季
写葱郁如森的《那棵老树》：

蔓延成巨羽
高空翱翔
静夜里安抚
游荡的魂

心有猛虎，方能细嗅蔷薇。作为最高语言艺术的诗，人们说是精神的花朵，而我读瑞云诗的感觉，则是在我意识的暗夜里，一根一根划燃的火柴——那早已消失的事物。不是洪钟大吕，也不是霹雳雷电，但一个人夜行的路上，那一根根划燃的火柴，却给人以文温的明亮和俗世的安稳。其实又不尽然，比如《蛛网》，就有点雷电之光了：

占一片空间
慢慢荡
几颗露珠
等待阳光
会有些撞击
回声高亢

如果你不是和诗人一样也有“病”，如果你的蛛网不是雷达，这个回声你听不到。



《月色里行走：
张瑞云杂咏集合》
张瑞云 著
明天出版社

建筑丛林

钝刀切割
一块硕大的灶
昼夜混淆了
空隙里浊液乱流

窗户点燃了
致所有神经衰弱
一根手搓的线
探不到微弱的脉搏

树静风静

每一枚叶
都是睁大的眼睛
年轮成锐器
拓着寒暑

即使摇曳
只去一些荒芜
颜色成滴
穿透了山石

静修

远了香火
云间打坐
找一些幕布
遮光

沿小路
裁植荆棘
问答
落花细流

（摘选自《月色里行走：张瑞云杂咏集合》，作者张瑞云）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曲鹏 美编：陈明丽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

齐鲁晚报



敬老从心开始，助老从我做起
孝心不是应景之谈，而是真切地陪伴